東國通鑑 十九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五

高麗紀

元宗二

己巳

十年（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誅金俊黨別將金昌世許仁世流李得材吉宣甫等六人○遣將軍康允紹如蒙古奏誅金俊○二月賀正使李淳益還自蒙古言帝問臣曰宣麟州人來言爾國憑朕詔旨造船將圖深竄信乎臣奏小國蒙皇帝覆護安生樂業有何所憾敢懷二心帝曰然憸人之言朕亦不信○三

月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夏四月遣叅知政事申思佺偕黑的以倭二人如蒙古○流平章事柳璥于黑山島初璥與大司成金坵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琎友善數相過從容談笑璥曰頃我以妻服乆不視事聞衛社事以為實然今見其人皆羣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官之事金鏡聞而深銜之許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竩欲執權柄為金俊等所排志不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獨璥不悅我親斟勸之竟不樂以

是知其有二心也遂籍其家流之名坵切責
曰汝交結柳璥憑籍經史論議國事予欲罪
之第以汝掌文翰之任特宥之自今慎勿復
爾璥子行首陛及珽悅並流于島璥素富及
與衛社後頗有權勢富倍於前時稱鉅富至
是籍其家珎寶器玩穀布不可勝計○世子
諶如蒙古○六月林衍分遣夜別抄收捕金
鏡崔琨及其弟琪斬之御史大夫張季烈恬
淡有禮為王所親信常出入卧內大將軍奇
蘊為王庶妹壻叅典機密又籍俊家財以其

琰寶賄鏡璁衍皆惡之流于島鏡璁既與衍
誅金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己先圖舉事○
林衍反立安慶公淐廢王幽于別宮衍集三
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樞議曰我為王
室除權臣王乃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可坐
而受戮我欲行大事如之何宰樞莫敢對衍
歷問之侍中李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
測之變乃以遜位為言叅知政事俞千遇曰
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
侍其還亦未晩也衍未決而罷翌日夜衍執

前将軍權守鈞大卿李叙将軍金信祐皆托以他罪斬之以威衆心乙未行擇甲卒三別抄六番都房會百僚奉安慶公淐即位忽風雨暴作拔木飛尾貫畢衍卒然下階拜藏用蓋喜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嵓宮衍使左副承宣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昌慶進所乘馬又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與妃遷于別宮初衍謀廢立司空李應烈曰龍孫非一何必令王至是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衍子惟茂之婦翁也

臣等按大臣正色立朝屹然爲國家柱石則足以折姦軌之心雖有大姦不敢動其惡是以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受禪而忌孔融今林衍有不軌之心公然會議藏用爲時首相不能明陳順逆以折兇謀先唱遜位之語廢置君主若反掌然是則首惡者衍也而助惡者藏用也昔趙盾爲正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春秋尚坐以弑逆之罪如藏用者又安可逃逐君之罪乎

秋七月淐以林衍爲教定都監○衍遷王于金皚舊第盜內帑珎寶○林衍遣中書舍人郭汝弼如蒙古王遜位表曰災變屢彰疹疾斯作多方欲救一效莫期旣以彌留恐顚擠之無日如或不幸將付托於何人淐表曰臣兄禃以疾病命臣權守國事臣去之旣難就亦非據雖不獲已假叨主鬯莫敢遑居尤劇臨淵○淐尊王爲太上王立府曰崇寧○淐以崔琰爲御史大夫趙璥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爲右僕射削御史朴㣿司諫白玄錫職

以與金鏡相善也○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
倭人初申思佺以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祗
禀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測之地生
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爾
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
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與甚稠○
林衍移入金俊舊第昌遣都房六番衛之○
世子自蒙古還至婆娑府靜州官奴丁伍孚
潛渡江告变曰林衍旣廢立恐東宮聞難不
入國使夜别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之請毋

入境世子聞之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璵等
曰彼豎子何敢爾耶無根之説詎可信乎羅
裕策馬前曰事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
毋為賊臣所誤武德將軍金富允亦言之諸
校鄭仁卿猪州守臣保之子也潛渡江就父
探問具以狀還白伍尹亦曰告奏使郭汝弼
亦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来蒙古使
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義州防護譯語
鄭庇問知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
諸從臣皆猶豫不肯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

聞世子還北日夜憂憤〇八月淐遣侍中李
藏用如蒙古賀節日〇世子遣大將軍鄭子
璵以書諭國人同須復父王位不爾則立順
安侯悰悰世子之弟也〇蒙古遣斡脫兒不
花李諤等來詔諭臣僚曰據世子諶來奏本
國臣下擅廢國王以其弟安慶公淐為國王
朕初聞之以為誠偽無徵未可深信國王植
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失苟有過失諫而不悛
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處不告朝廷臣下擅
自廢置亘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斡脫兒不

花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
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族
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
審思臣節條具以聞○九月衍遣樞密院副
使金方慶如蒙古陪臣表曰前王遘疾大漸
惟幾庶將護分以延期因切辭榮而遜位兄
將弟及先君有言抑此藩稱一日難曠而國
王渇荷忤父王之命恐違臣子之常肆不獲
已而權攝保釐輒曾具由而趣騰申奏○冬
十月衍釋平章事柳璥樞密院副使張季烈

大將軍奇蘊未至京復流于他島○西北面
兵馬使營吏崔坦韓慎三和縣人前校尉李
延齡定遠都護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
等起兵以誅林衍為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
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椵島營殺分司御
史沈元濬倉監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初平
章事洪鈞弃鎮北界人懷恚以父稱渴恐北
方生變以鈞子祿遒代李信孫為兵馬使祿
遒至營十日而難作祿遒踰垣走出欲投海
而死分道將軍黃宗諝從而至曰吾欲偵變

待吾還而死亦未晩也宗諝久不來祿適以謂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營主祿適乃還坦使人言於祿適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民受其賜衍鎮州一卒耳有何功德擅弄國柄麻吾王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復戴吾王耳先平章再鎮此方活我民命尚書令又再來安撫而有先人之風吾等不忍背德祿適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人何感如之若實不忘請釋分道及電吏坦從之祿適奔還以國子祭酒張鎰代爲兵馬使（）淐

以李君伯為北界安撫使玄文章為防護將軍卒軍一百五十人遣之君伯畏賊不進削其職以前侍御史朴然代之然請張盖備儀而去然至大同江張盖踞胡床以候出迎賊忽撃鼓而出列騎江邊使數人挐舟而来言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乎義無迎接惟載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遣侍郎陳子厚如蒙古賀正仍奏崔坦等叛狀○崔坦殺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粲司録曺英紱龍州守庚希亮靈州守睦徳昌鉄州守金鼎和宣

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餘諸城員吏皆没
於賊成州守崔犀為其下所殺男和之妻美
賊昇和和於柱淫之於前又使義行酒憤恚
自縊而死義州副使金孝臣出獵于野靜州
戶長尹殷甫聞変馳告曰西京人殺諸城守
令欲投蒙古孝臣使郎將康用圭迹之用圭
至靈州界奔還曰崔坦漢慎等所為也俄而
坦等率三十餘人至大昌城時蒙古使脫朶
兒來在此城問其事由坦詭言曰高麗卷土
將入海島盡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

守令欲入告于上國脫朶兒曰近處諸城官吏多在何不殺之坦曰欲啟於公乃殺之脫朶兒曰可執三城守以來餘皆令殺之於是孝臣及猪州守鄭臣保靜州守韓僉等至脫朶兒曰非我色、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臣曰吾等未見官人何先見坦遂進酒言曰今日獲謁大官雖死無恨彼諸城之守無辜見殺誠可哀憫請丐其命脫朶兒乃遣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臣等二十二人被執歸于蒙古○十一月王復位時蒙古遣兵部侍郎

黒的畓菜道摠管府判官徐仲雄等諭前王僚屬軍民頃以王禎稱疾擅令安慶公淐權摠國事遣使爲問林衍言人謂臣爲廢立然有權力者能行廢立臣位居七人之下何權之有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淐及林衍偕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聞禎無恙亦未可保必待來覲朕方可信已遣頭輦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朔不至即當窮詰首惡進兵勦絶無遺宰樞會衍第議答詔書衍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於帝

耶今徵詰如此其意將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議麻渴復立王癸亥王宴黑的等使坐上座黑的等讓曰今王太子已許尚帝女我等帝之臣也王乃帝駙馬大王之父也何敢抗禮王西向我等北面王南面我等東面王辭曰天子之使豈可下坐固辭東西相對甲子百官詣王府扈駕入闕蒙使隨之觀者咸泣蒙使請觀百官賀王服紫袍出庭向北遙謝更著黃衣受賀于康安殿○遣奉御朴烋如

蒙古上表曰臣嘗緣眇質忽遘沈痾擬資服
餌之方將見痊平之效乃以臣弟滔權攝國
事仍馳賤介往奏元由今蒙聖德之日加更
致和倪於時損況宣累詔曲垂訓諭之辭又
降華緋庸示徵呼之寵茲復勉居於藩寄康
當尋覲於闕庭○十二月赦○林衍流同知
樞密院事趙璥于黑山島殺璥長子將軍允
璠壻祕書郎張顥及其黨七人皆籍其家又
流璥季子允溫璥居常恭遜頗得众心衍之
廢立璥病不與及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璥將

軍金文庇尹秀與乂播謀誅衍以告澈璈不
從文庇等知事不集反告於衍故及璈力能
圖衍而恇㤼速禍時人惜之○以俞千遇知
門下省事金方慶為御史大夫○王如蒙古
命順安侯悰監國○靜州別將康元左等三
人來傳蒙古帝詔曰諭高麗國龜州都領崔
坦等洎西京五十四城西海六城軍民等近
崔坦奏高麗逆臣林衍遣人誘脅衆庶及其
妻子俱令東往且曰若不從令當加戕害爾
等審其順逆不從逼脅勦誅逆黨以明不貳

其義可尚今坦已加勑命自餘吏民別勑行中書省重為撫護惟爾臣庶仰體朕懷益殫忠節王賜元左等銀各一斤衍亦厚慰之○王至洞仙驛遣人巡撿各驛驛吏皆逃匿投于崔坦

十一年（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王次博州先遣崔東秀寄書蒙古都堂曰今聞小邦叛民崔坦等馳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請送天兵二千許遮護而帝決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難別白予早知其叛而不一問罪者以其投附

上朝故也今既上遂空國而誰肯以兵来侵
侍臣近覲龍顏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也
安有國君躬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
者乎伏望諸相國以此情狀具達天聰憫子
父子勤王之忠扶護始終○蒙古遣蒙哥篤
將兵来屯西京初世子聞林衍之亂請兵蒙
古乃遣蒙哥篤領兵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
蒙哥篤若久在西京衍既背命必不供給宜
選不與衍者伴行世子難其人侍中李藏用
等曰金方慶再鎮北界有遺愛非此不可乃

以方慶伴蒙哥篤遣之方慶計曰官軍到西
京若過大同江王京自亂恐將有變莫若受
帝旨勿令過大同江皆曰善遂聞帝允之至
是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泣謂方慶曰
公若在此豈有坦慎之事爭來餉時坦等憑
仗蒙兵潛有來虐吞國之志厚遺蒙哥篤曰
誘以詭計方慶每以計沮之衍慮王請兵復
都欲拒命遣指諭智甫大率兵屯黃州又令
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慎等知其謀密具
舟楫并伏兵潛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軍

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以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人宰軍臨突梁彼不能進退就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萬喜諾有吳得公者為坦內廂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不信陰偵之可知也詣朝方慶詣蒙哥萬館門諸軍畢集坦等似有喜色蒙哥萬謂方慶曰久客無聊擊鮮為樂公隨吾否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帝旨何以過

江蒙哥萬曰蒙人以䠶獵為事帝亦知之君何拒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而已若要獵何必至彼而後樂哉蒙哥萬曰若罷過江我獨當之於君何有方慶曰我在此官人豈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甫大等令退兵蒙哥萬知方慶忠直出於天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焉〇二月王謁帝于燕都初林衍恐王泄廢立事使其子惟幹及腹心扈從王在道問扈從臣僚曰東京行省若問廢立事將何以

對承宣許珙太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等
徇衍意曰宜對以前奏表意餘皆畏衍不敢
出一言及至東京國王頭輦哥等歷問廢立
之故王亦曰如表所奏行省知其誣不復問
至是惟幹因姜和尚編縫其事奏帝帝勅云
茲事世子與李藏用已具陳朕所詳知汝父
擅廢王信乎惟幹奏云此乃李藏用所爲請
問之帝以問藏用及申思佺元傅各具奏其
事帝頷之惟幹復奏帝止之曰汝之所言皆
妄也遂縶頸乃命中書省牒林衍曰汝之子

有来奏臣僚亦有来奏朕意未詳汝於此時宜即上来明辨○王上書都堂請世子婚帝曰今因事来請似不可其還國撫存百姓特遣使来請然後許之朕之子已皆適人議於兄弟會當許之又請兵歸國除權臣復都舊京弟許之○崔坦以西京附蒙古坦請蒙古兵三千来鎮京西帝賜崔坦李延齡金牌玄孝哲韓慎銀牌有差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王上表請復西京曰崔坦李延齡等本非有惡於國家因權臣擅廢立

初若倡義起兵至達于上朝望屬世子令臣將除權臣請兵還國復都舊京坦等宜捨兵歸順反欲別其疆分各修職貢有乖初起之跡天子以四海為家義無彼此之擇諸侯與百姓守土力致朝宗之勤豈擬吾民遽懷異趣伏望許還諸城俾屬本國時蒙哥篤軍已蔟都堂又議遣殿後軍王奏若前後大軍到國恐百姓驚竄供億難支請停後軍帝皆不允王又奏宜令大軍留屯古京毋越境又請達魯花赤偕往帝允之○帝賜王金線走綵

及色紬二百匹馬四匹弓矢等物且令東京
行省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高麗○丙戌王
與世子發燕都○林衍死衍欲拒帝命遣夜
別抄巡行諸道州郡督民入居諸島因憂懣
疽發背而死時天陰旬餘至是開霽順安侯
以衍子惟茂為教定別監惟茂集都房六番
自衛其家使弟惟梱領書房三番衛其凡惟
幹家為外援惟茂忌童謠讖說盛行令曰有
能捕童謠及說圖讖者賞以爵貨名曰官伍
允孚問以鎮國之策對曰如病深而求醫末

如之何

臣等按衍廢君主拒帝命罪逆貫盈天降
酷罰而殛之苟有知國家大計者明正其
罪轘屍市朝若子兄弟皆置於法以絶根
株可也反使之繼執國柄以階反亂何哉
惜也

三月遣郎將金之瑞如蒙古告林衍死○西
京蒙軍遣人來索夏衣及帷幕○夏四月王
至東京指諭庾賙郎將伍夫順明樂貞金允
奇皆投于洪茶丘○五月蒙古以脫朶兒爲

達魯花赤○林惟茂反先是王先遣上將軍
鄭子璵大將軍李汾禧來諭國人云帝使行
省頭輦哥國王及趙平章等率兵護寡人歸
國仍語之曰卿歸諭國人復都舊京則我軍
卽還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於妻孥悉皆
俘擄惟茂意欲不從而恐衆議不合令羣僚
議之皆曰君命也敢不從惟茂憤怒莫知所
為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
人民以拒命又使將軍金文庇領夜別抄戍
喬桐以禦王師衍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督

民入保諸島按察使崔簡與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按謀執夜別抄囚金州以待王還及聞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全羅道按察使權呾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渰見王傳諭皆感泣即曉諭州縣西海道按察使邊亮聞王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癸丑林惟茂伏誅惟茂以童稚繼執父權每事決於妻父李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斐等姊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宋松禮外雖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洶洶是日

夜王遣李汾成密諭文系曰卿累葉衣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祖父文系再拜謂汾成曰明日待我府門外即謀於松禮松禮二子琰及玢俱爲衛士長松禮文系集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謀執惟茂惟茂聞變擁兵以待三別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射衆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于市流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乂李成老外弟李黃綬萇惟梱自剄未殊殺之乃罷書房三番及戌造色四野大悅衍妻李氏性妬險惟

茂之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其敗盛服懷珎
寶欲出趙璬姊妹至門伺之捽髮批頰里有
宿怨者響應裂脫其衣觀者如堵無所逃匿
遂入芹田兒童爭以瓦礫投之潑并其子惟
幹惟拒惟提等執送蒙古

臣等按自鄭仲夫以来權臣世執國命人
主畏之如敵國莫之敢抗積習已久今衍
既薨惟茂一小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嗾
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至於
如此將何以杜後来權奸僭亂之心乎

流林行家臣李公烈及家奴等於海島○丙
寅王至自蒙古還都舊京妃嬪亦自江華至
先是宰樞會議復都舊京榜示晝日三別抄
有異心不從擅發府庫○遣將軍鄭自琪入
江華敦諭○六月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
三別抄反于江華奉承化侯溫為王直學鄭
文鑑死之初崔瑀以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
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
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為左右又以國人
自蒙古逃還者為一部號神義軍是為三別

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恵
又籍罪人之財而給之故權臣願指氣使爭
先効力金俊之誅崔竩林衍之誅金俊松禮
之誅惟茂皆籍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
反懐疑貳遣將軍金之氐罷之之氐取其名
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聞于上朝益有反心
至是仲孫永禧等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狄
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毬庭須
臾國人大會或有奔走四散爭舟渡江或沈
沒水中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在

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慄而下其或獲艇
欲向古城者賊來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城
中人驚駭散匿林藪童稚婦女哭聲滿路乃
獲金剛庫兵器分給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
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溫為王署置官府以
大將軍劉存奕尚書左丞李信孫為左右承
宣賊之始謀亂也將軍李白起不應乃殺之
將軍玄文奕逃奔舊京賊艇四五艘翼而追
之文奕獨射飛矢相接其妻在側抽矢授之
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灘賊追及之射中

其臂仆於舟中妻曰吾義不爲鼠輩所欲遂
携二女投江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旣
而文奕逃還舊京賊又以文鑑爲承宣使秉
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
卽投水死其妻邊氏亦投于水參知政事蔡
楨樞密院副使金錬都兵馬錄事康之卲聞
亂逃出橋浦賊騎追之不及江華守卒多亡
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載公私財貨
及子女南下自仇浦至缸破江舳艫相接無
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而其妻孥皆爲

賊所掠慟哭之聲振動天地前中書舍人李
淑真郎將尹吉甫聚奴隷尾擊餘賊於仇浦
斬五人至浮落山臨海櫂兵賊望見恂懼以
為狄兵已至遂遁淑真與郎中田文胤等封
府庫使人守之故無賴者不得肆其姦○頭
輦哥國王遣朶剌歹領兵二千入江華王恐
朶剌歹以遺民為逆黨而殺掠請勿入朶剌
歹不聽遂入縱兵收掠財物○王幸頭輦哥
屯所時初出古京衣冠未備王及百司皆以
戎服行又無廨宇皆張幕而居○以金方慶

為逆賊追討使領軍六十餘人同蒙古宋萬
户等軍一千餘人追討三別抄至海中望見
賊船泊靈興島方慶欲擊之宋萬户懼止之
賊乃遁自賊中逃還者男女老幼幷千餘人
宋萬户以為賊黨悉虜以歸○秋七月頭輦
哥命上將軍徐軍漢等蒐江華倉賜羣臣百
姓○頭輦哥遣揔管洪茶丘巡視全羅慶尚
東界三道○八月遣世子諶如蒙古賀節日
且奏裴仲孫等叛狀樞密副使元傅上將
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從之又奏年前小邦

西北面下吏崔坦殺西京分臺御史監倉使
留守官及屬縣守令等遂脅西北鄙諸城以
楸其黨即詣帝所飾辭妄訴意欲分疆自異
幸災橫行其罪惡天地所不容又西北之人
元在王京者假帝命拘執以去小邦專賴皇
威旣克掃除權臣禀承詔旨復出古都聿修
職貢永世無怠而又割西京以北諸城別作
疆界則臣之所共修職貢者幾何人哉昔三
叛人入魯春秋譏之伏惟聖慈歸我舊境不
報○樞密院副使致仕宋義與其甥將軍尹

秀叛入蒙古初義以隊正随使如蒙古知欲
加兵於我逃還以告還都江華以功驟至樞
副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
追究趙璈見殺之故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
以叛○頭輦哥使人焚江華城内民家凡穀
米財貨被焼者不可勝數○賊入據珍島侵
掠州郡矯帝旨令全羅道按察使督民収穫
徙居海島○九月全羅道討賊使叅知政事
申思佺免思佺不以討賊為意或問其故對
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哉至羅州

聞賊至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杉亦棄城逃
皆坐免○將軍楊東茂高汝霖等以舟師討
珍島賊入長興府殺官軍二十餘人擒都領
尹萬藏剽掠財穀○金方慶與蒙古元帥阿
海以兵一千討珍島賊時賊勢甚熾州郡望
風迎降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琈等首鼠未決
州吏鄭之呂慨然曰如不能登城固守寧避
兵於山谷何面目為州首吏而背國從賊乎
司錄金應德性本勇敢聞其言乃奮然決意
守城入保錦城山栫棘為柵率勵軍卒及賊

圍攻裹瘡死守賊攻城凡七晝夜竟不淂拔州人金叙鄭元器鄭允等来聞于王王嘉之賜應德七品叙等攝伍尉又賜米穀初賊圍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亦猶豫方慶在逺聞之棄軍倍日南行先牒全曰其日當率一萬軍入州速備軍餉以待全以牒示羅賊聞之遂觧圍去自是不復肆掠諸州方慶劾奏討賊使上将軍邊胤将軍曹子一孔愉見賊攻錦城不救請流于島王宥之止削職愉以交結宦官淂免○設藏經道塲于

本闕王始備法駕然侍從甚少樂官未具文武官多有步行者　冬十一月金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珍島而陳賊於所掠船艦皆畫怪獸蔽江照水動轉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贇等自賊中逃還曰金方慶孔愉等陰與賊通阿海信其言報達魯花赤達魯花赤召還方慶與洪贇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縶方慶送于王京見者皆泣與贇對辨贇伏誣罔乃釋方慶〇賊陷濟州初按察

使權呾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
又遣將軍高汝霖以兵七十繼之及賊攻濟
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羅州人陳子和直入
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亦如之士卒
喜躍跳而復入為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
○閏月王請達魯花赤復遣金方慶討賊○
遣國子司業朴恒如蒙古賀正旦奏曰小邦
承帝旨已復都舊京招集殘民勵心供職今
愚民之避役者犯罪而逋逃者公私奴婢之
欲免賤者相率往托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

横行乃至引誘平民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其與修職貢者有幾伏望一皆刷還使萬世永永服勤○十二月羅平章事柳璥流政堂文學俞千遇于仁勿島初螺匠木同認良民為隷賣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其罪王不聽璥千遇牒有司免隷為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斷罪之○世子諶還自蒙古帝命斷事官不花孟祺等偕来詔曰頃承世嫡来展壽儀雖歲事之有常見敬心之無替宜申寵錫用荅勤誠今賜卿西錦一段及曆

曰又詔曰陪臣元傅等奏陳頭輦哥國王行
省官等擾害數事今使對辨皆是不實且爾
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惑於小人之言以為
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船及日本人嘗往
来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前
年卿言將括兵造船至今未見成効托言林
衍擅權事非由己卿亦是一國之王黜陟威
福或是與非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則
其不善之事亦卿所為也然若輩小人於卿
猶擅廢立況於卿子孫乎朕與卿既為一家

籍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卿宜措辦戰艦資粮以待我命時元傅等奏陳行省當我國出排時多所侵劃之事帝使對辨傅等屈又出排後宋商船來泊國家客使遣還行省知之有此詔又詔曰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宜奠居舊京東方無事矣然念罹兹变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自兹以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毋或妄生猜釁各安其業○遣員外郎朴天澍奉蒙古詔往諭三別抄詔曰近以高麗權臣搆亂

乃遣兵東下唯林衍是問不意脅從詿誤之
人妄自疑懼往往逋竄未出或逃往他境因
為叛逆朕之素心務在輯寧爾邦詔諭之後
有能自新復歸本國其已往之愆咸當捨釋
其中雖有早曾背主逃匿爾國中者亦令安
業為民不許各主認識如或不爾雖悔可追
○金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船盛張旗幟鉦鼓
沸海又於城上鼓譟大呼以助聲勢阿海怯
戰下船而幕又令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若
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其鋒帝

若責問將何以對向海不敢退方慶獨率師攻之賊以戰艦逆擊之官軍皆走方慶曰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以船圍之驅迫而去方慶船矢石俱盡又士皆中矢不能起已薄珍島岸有賊卒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以短矛逆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手欲投海中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人皆殊死戰方慶據胡床指揮軍士將軍楊東茂以蒙衝擊救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劾將軍安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

之阿海止之乃免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五

辛未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六

高麗紀

元宗三

十二年（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春正月削孔愉安世貞職又以阿海畏縮不救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以奏帝免阿海職召還○門下侍中李藏用免蒙古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遣樞密院使金鍊如蒙古請婚且辨與日本南宋交

通又獻書中書省曰竊聞有人請於小邦置
屯田小邦自林衍逆命王師問罪時有不軌
之人妄自疑懼遂搆亂南下又有宿憾於小
邦者幸其有難因利乘便方小邦去水就陸
之時放兵大掠由是中外愁怨今又因逆賊
之未除王師猶在於南鄙小邦之民外則勞
於逆賊攻伐之事內則困於兵馬資粮之費
難保餘喘而小人樂禍又欲生事乃以小邦
所難堪者多般乞請萬一朝廷聽從其言則
彼必恣行侵害靡所不至小邦人民殆無孑

遺矣小邦今已欽奉詔旨所諭資粮事已遣
諸道勸農使盡力措辦伏望善爲敷奏以遏
姦人屯田之請○蒙古遣秘書監趙良弼来
詔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
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爲渠
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故不
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
于必達仍遣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
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
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艘艦待

於金州無致稽緩置之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以中書省牒来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丘故為遷延竟不偕去盖欲激帝怒而危國家也○趙良弼請與倖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朴天澍還自珎島先是天澍持帝詔至珎島賊迎致碧波亭宴慰之潛遣兵船二十艘掠官軍奪一艘殺九十餘人羅州司録金應德與賊戰獲一艘盡殺之賊勒留伴行客使杜員外以詔還附天澍曰此詔非諭我也不

敢受惟荅國書曰惟命是從○密城民作亂
按察使李敎討平之初郡人方甫桂年朴平
朴公朴慶純慶祺等嘯聚郡人將應珎島乃
殺副使李頤遂稱攻國兵馬使移牒郡縣遣
其黨殺淸道監務淸道人詐降飮以酒醉而
殲之時密城人趙阡為一善縣令賊名阡約
與同叛阡從之尋聞其黨殲於淸道知必敗
乃與郡人孫逸謀殺賊魁敎與金州防禦使
金晅等領兵奄至阡等斬方甫等以降賊遂
平○俞千遇毋訢於達魯花赤脫朶兒曰吾

子與柳璥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脫朶兒怒流璥于島未幾並召還○遣朴天澍如蒙古○官奴崇謙功德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珍島隊正宋思均告變命將軍崔文本鞠之俄而祇候辛佐宣見閭巷七八人偶語奔告曰事急矣時日將暮宰樞及承宣重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遣知樞密院事李玄原上將軍鄭子璵請救於脫朶兒脫朶兒與洪茶丘等會宰樞捕崇謙等十餘人按問皆服茶丘欲使崇謙等辭連

本國因謀起兵襲取京城客與脫朶兒議之脫朶兒執不可於是崇謙等四人棄市餘悉釋之拜思均攝別將賜銀瓶羅絹等物○二月寧梁防戍蒙古兵入大部島侵奪居民民甚惡之及聞崇謙等起遂殺蒙古兵以叛水州副使安悅率兵討平之進悅秩五品後脫朶兒承帝旨鞫謀亂者斬居城人洪澤杖洪均庇等充驛吏○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俸祿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

占腴田多方沮毀王頗惑之右承宣許珙等屢言之王勉從之自權臣被誅諸王及寵臣李玄原康允紹李汾禧金自貞李汾成等爭先請王受其田園至是宰樞又請收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大怒欲罪先發言者勑問堂吏崔承的對曰廟議皆如是臣不知先發言者○三別抄寇長興府兆陽縣虜掠甚衆焚燒戰艦防禦都領陳井自募從軍沈湎酒色不修武備故敗○脫朶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諸

道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朱悅于全羅郭
汝弼于忠清道○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請
罷屯田且請親朝○右副丞宣洪文系辭職
以洪子藩代之文系恬淡寡欲倜儻不羈見
同僚阿意苟容恥與同列故辭○以朴之亮
為水路防護使率兵赴慶尚道○三月蒙古
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
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
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勑有司發卒屯田用
為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

使持書先示招懷禦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
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
帝旨以忻都史樞行經畧司於鳳州等處營
軍屯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東京等處起
遣一半餘三千頭令經畧司受直王國和市
外農器種子蒭秣之類及棲秋軍糧一就供
給無致闕乏○襄州民張世全世等謀殺守
令及吏士事覺伏誅其黨天瑞等八人潛授
和州趙暉請兵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知州
事欲脅遷和州王請達魯花赤遣人往諭天

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以去○
三別抄寇合浦縣執監務而去○鳳州經畧
司以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匹來市農牛○
樞密院使金錬還自蒙古帝聞崇謙及密城
人謀叛凡所奏陳皆不允○蒙古斷事官沈
渾來索軍糧初大將軍康允紹附洪茶丘妄
言本國多蓄軍糧茶丘以告中書省故索之
○印公秀還自蒙古帝詔曰王所奏陳朕悉
知之嚮王在國中猶有姦人生事今叛人未
靖王不可來○夏四月分遣諸道農務別監

督納農牛農器于黄鳳州〇三別抄冦金州防護將軍朴保奔入山城賊縱火摽掠〇忻都奏于蒙古曰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追討帝從之〇右副承宣洪子藩進御史臺狀因奏曰比来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一委宦竪出納中外缺望請自今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時臺諫及士大夫緘默保位自謂有智唯子藩讜論如此時議多之〇蒙古遣永寧公綧子熙雍等二人領兵四百討珍島賊〇蒙古

遣周夬介来詔曰據忻都奏請添遣軍馬比及暑雨前討平逆賊朕以為暑雨之前軍馬未能到彼卿宜於旁近簽軍六千人分附攻取珍島若事早畢於卿百姓便益中書省移文曰珍島賊黨虜掠官民陷沒諸島三十餘所其力漸盛志益驕恣雖曰投降實非誠心便合急攻以除巨害若至暑雨猝難攻取可令本國添簽兵一百四十艘併力攻賊其軍餉什物盡力供頓毋致失誤○閱府衛兵不滿額乃并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

充之〇五月洪茶丘領兵討珍島賊其族屬
及無頼之徒多從之是日朊朶兒與宰樞閲
兵于郊凡五百餘人都領指諭給馬人一匹
軍卒每廿人給馬一匹及行軍卒多掠取行
人馬朊朶兒以宰樞子弟無從軍者乃令宰
樞各出馬給官軍加發京軍及忠清慶尚兩
道軍以濟師〇遣將軍邊亮李守溪等領舟
師三百討珍島賊令四品以上家出奴一人
充水手〇金方慶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斬
僞王承化侯温餘黨竄入耽羅先是官軍數

與賊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方慶與茶丘等率三軍奮擊賊驚潰皆棄妻子遁方慶追之獲男女一萬餘人戰艦數十艘賊黨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皆為蒙兵所獲温永寧公綧母兄也綧囑熙雍曰若事捷當救兄兇茶丘先入殺温及其子桓初判太史局事安邦悅卜還舊都于太祖眞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者出陸者也存者入海者也乃隨賊南下入據珍島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

讖於此驗矣遂爲謀主及敗抽身將謁方慶兵士擊殺之時賊將劉存奕據南海縣摽掠沿海聞賊遁入耽羅亦以舡八十餘艘從之○放監試榜蒙使趙良弼焦天翼等往觀曰真盛事也吾等聞之久矣乃今得見其於亂離之餘不墜文風如此良可嘉也○遣上將軍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仍奏曰賊舡頗有逋漏者禍燼尚存且逆賊妻息族類甘伏其辜但大小人民先出古都其父母親屬奴婢被賊刼掠者今復爲官軍所獲盡歸上朝伏

望敕諭將帥悉令復舊〇六月蒙古遣斷事
官只必哥等來詔曰卿嚮遣印公秀奏曰小
邦蓄積就陸之日悉為逆賊攘奪又因供億
王師盡罄無餘斂及中外臣民甚為艱窘而
又耕牛不畜難於徵索乃勅有司前往體問
卿方上表謂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
受飢屯田農牛農器等漸次當依元數則前
奏豈非虛妄且匹夫一言不誠尚恐不為人
所信卿一國臣民之主數奏不實可乎爾後
慎勿如此卿又云吾之民亦是皇帝之民也

使其失業不堪勞苦則恐有貳於盜賊若不揆力陳實早達于宸所以至困窮誰任其責蓋由爾國不逞之人肆為叛逆以致軍民之勞既為一家初無內外之間如撫定之後豈坐視人民困苦而不加恤哉尚體至仁益殫誠赤中書省奉旨移牒令治襄州天瑞等罷又刷還本國人民逃入西京者○遣世子諶入質于蒙古○只必哥還王上書中書省曰李黃秀乃逆臣林衍妻侄與衍同謀廢立又與惟茂謀拒王師陪臣洪文系等誅惟茂流

黃秀于珎島後以三别抄向其地從黃秀拘
于羅州黃秀逃自獄中走入上國隨洪茶丘
以来恣行不義奪人田民及攻珎島剽掠男
女財物罪惡甚大當置於法第緣授托官軍
不敢致詰徒自腐心會有斷事官只必哥與
脫朶兒推究其罪一皆自首然未敢自斷上
奏宸聽以俟帝命伏望善為敷奏以懲其罪
遂遣大將軍郭汝弼國子博士魏文愷偕只
必哥徃西京推究逃民○蒙古遣必闍赤黑
狗李樞等来索宮室之材又以省旨求金漆

青藤八郎蟲極木奴台木烏梅華梨藤席等
物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嘗逃入蒙古誣奏此
物產於本國帝信而索之○秋七月只必哥
至西京趙暉自蒙古來以詔授只必哥曰襄
州人實自納款于上朝非我驅迫其民也吾
以此奏于帝受詔而來西京又欲割西海道
銀波莊三進江為屬縣王上中書省書曰銀
波莊三進江本西海道所屬今西京人托言
頭輦哥國王來在西京時已籍兩處人民然
頭輦哥班師之後至今年正月有西京百户

福大始脅其民開剝則本非西京屬地明矣
伏巽一依帝命依舊屬之下國○八月蒙古
中書省奉帝旨移文曰自三別抄叛驅掠百
姓其父母妻子有相失者許令相認復舊除
賊人家屬奴婢分給戰士外攎珍島元有百
姓俱令家屬圓聚王乃諭元帥忻都令還脅
從者忻都不聽王遣印公秀如蒙古奏于帝
又獻書中書省訟之時蒙古兵討珍島者凡
六千人馬無慮一萬八千加以鳳州屯田農
牛亦不下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中

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王患之又以書達于中書省○冬十月赦命賜戰亡孤兒職討三别抄者子賞職無子者復其父母及妻其自賊中歸順者復給其田無田者特加優恤其從賊之徒賊平之後潜還鄉里者亦各勿問俾安其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投水而死不為賊所污節義可尚加封贈官其子孫○達花魯赤脫朶兒孛脫朶兒沈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王亦重之及疾作國醫進藥脫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

起若飲此而死則讒搆爾國者必曰高麗毒
之遂不飲而卒國人惜之○李昌慶還自蒙
古帝許世子婚○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收國
人攻珎島兵仗悉輸塩州屯所○十一月歛
馬料于京中戶二碩民多逃乃減一碩○遣
李昌慶如蒙古賀正遂謝許世子婚且奏云
逆賊餘種逋入濟州横行諸島慮其將復出
陸乞令殄滅又上書中書省請還我國逋逃
人口○以金方慶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
二月忻都自鳳州來詰王曰軍馬多飢饉糧

壬申

料不繼何也忻都以此籍口而其實聽讒欲
覘國中也於是有司督輸軍糧道路阻遠人
皆苦之金方慶請移屯塩白州忻都從之○
蒙古遣使詔告建國號曰大元
十三年（宋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春正月趙良弼還自日
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王
遣郎將白琚表賀○遣齊安侯淑樞密院副
使宋松禮如元賀建國號○前門下侍中李
藏用卒藏用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
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為文章清警

優贍然林衍之廢立臣節大虧○以百官品
祿減少分給京畿田有差○二月世子諶至
自元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
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薛仁儉金惛等不可
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事以還
則國受其弊安在其衛社稷耶事遂寢林惟
幹聞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收所沒田民財
寶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城以請于帝曰
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
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

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書省移文令具舟糧助征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杖庾超超嘗隨李藏用如元因留不還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許珙康允紹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花等逮珙等對辨超服其誣故杖之○置戰艦兵糧都監又置鈿函造成都監以皇后欲盛藏經而求之也○三月元中書省遣李樞來索大木三五十株樞因侵擾不已國家欲悅其意拜為將軍樞伐大木載以十艘并載其奴婢

貨財而去○三別抄餘黨寇會寧郡掠漕船四艘○大廟成奉安九室主○夏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為將軍貯為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其國○元遣李益為達魯花赤王迎于城外○五月三別抄寇大浦掠漕船十三艘○世子遣使諸道巡視兵糧所出田疇○三別抄焚掠耽津縣○六月全羅道指揮使報三別抄賊船六艘過安行梁而上京城洶懼○置

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軌尚書左丞宣文烈為別監◎遣將軍羅裕將募兵一千五百五十餘人討三別抄于全羅道時賊旣入耽羅築內外城恃其險固日益猖獗常出虜掠濱海蕭然◎秋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其辭聞于帝遂殺之◎八月元遣侍衛親軍千户王岑與茶丘議征取耽羅之策茶丘表陳金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

晩帝從之茶丘乃遣通精往即將金贇等五人使往諭之通精等不從留金贇餘皆殺之○三別抄掠奪全羅道上供米八百碩○義州副使金孝臣等二十二人還自元帝以我出陸皆放之○大府注簿姜渭贇文習圭等祝髮而逃時大府虛竭官吏雖殫私財以供御亦不免徵責渭贇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故逃去○九月三別抄寇珍島焚戰艦六艘執洪州副使李行儉及結城藍浦監務○冬十月樞密院副使洪文系辭職以邉胤代

之○十一月三別抄寇安南都護府執府使孔愉及其妻又寇合浦焚戰艦二十艘執蒙古烽卒四人又寇巨濟縣焚戰艦三艘執縣令王聞三別抄賊船来泊靈興島請五十騎于元帥忻都宿衛宮禁○十二月元遣李樞来索宮室材木○元以討三別抄詒王簽軍六千水手三千○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命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點兵○令百官出戰馬料有差○世子諶如元○以宋松禮為忠清道指揮使

癸酉

十四年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遣使于慶尚道督造戰艦○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方慶判追討事樞密副使邊胤為使○遣帶方侯徵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謝許世子婚○三別抄寇合浦焚戰艘三十二艘擒殺蒙古兵十餘人○慧星見于東方○二月歛百官酒及馬有差以給軍士又取民户馬以換戰馬之羸弱者○元命忻都茶丘等討耽羅又禁官軍擅奪良家女為婢又聽自制兵仗從王請也◉内莊宅告匱供御闕一夕○中軍行營

兵馬元帥金方慶率精騎八百隨忻都等討
三別抄于耽羅王授鉞遣之○以大將軍姜
渭輔為蔚陵島斫木使伴李樞以行樞惡渭
輔秩卑乃以簽書樞密院事許珙代之遂遣
使如元請罷蔚陵斫木減茶丘麾下五百人
衣服平賊後耽羅人民勿令出陸依舊安業
帝皆從之○三月元馬絳還以大將軍宋玢
伴行皇后嘗求見洛山寺如意珠使玢獻之
○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宰
府不得入國都而還○西海道戰艦二十七

艘至伽耶名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判官任恂
仁州副使李奭等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尚道
戰艦二十七艘亦敗溺○元遣使來索御床
材香樟木○夏四月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
等索軍糧甚急宜以全羅道貢米補之王向
計於宰樞皆曰近來倉庫虛竭經畧司及諸
般供億尚不能支請以慶尚道租稅輸助軍
糧全羅道貢米悉令轉運京倉從之　以天
變放囚左承宣洪子藩奏釋輕囚可也如奴
逆主子不孝者得免奈天意何此非修德乃

招災也若欲修德莫如省大府供御之費禁
市肆侵割之害主默默○金方慶與忻都等
討耽羅賊平之先是忻都茶丘等屯潘南縣
將發諸道戰艦皆漂沒方慶與忻都等以兵
一萬戰艦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至耽羅
中軍入自咸德浦賊伏兵巖石間踴躍大呼
以拒之方慶厲聲叱吒隊正高世和躍出突
入賊中士卒乘勢爭進將軍羅裕將先鋒繼
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楊島直
擣賊壘賊風靡走入內城官軍踰外城而入

火矢四發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金通精率兵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以降方慶麾諸將入內城婦女號哭方慶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汝勿懼只斬金元允等六人分處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艦其元住耽羅者按堵如故耽羅遂平於是忻都留蒙古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軍一千留鎮而還至羅州斬賊黨三十五人餘悉勿問大宴犒師散諸州軍方慶遣其子綬及祗候金瑊別將兪甫等來告捷王

拜綏為大將軍瑊為工部郎中甫為中郎將以隊正高世和先登陷陣拜郎將其餘賞之有差羣臣表賀平賊○元册封皇后太子遣使頒詔○六月遣大將軍金綏如元告平耽羅賊○元帥金方慶凱還王賜紅鞓一腰大宴將士○閏月耽羅留鎮將軍宋甫演得賊魁金通精屍以聞又捜捕賊將金革正李奇等七十餘人送于茶丘皆誅之○元置達魯花赤于耽羅○遣子順安侯悰同知樞密院事宋松禮如元賀册封○論平耽羅功以金

方慶為侍中邊瓛判樞密院事金錫為上將軍知御史臺事羅裕宋甫演並為大將軍○秋七月侍中金方慶被召如元帝賜金鞍綵服金銀○遣上將軍金侁如元賀節日○八月王率群臣賀聖節達魯花赤率其屬立於右上將軍康允紹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客使見王不拜王怒而不能制○冬十月以俞千遇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遣使諸道與元使審檢兵糧時元命收別庫田租以充兵糧故也

十五年甲戌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元遣揔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王乃以侍中金方慶為東南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為全州道都指揮使石僕䏁洪祿道為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等為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二月遣別將李仁如元上書中書省曰小邦承奉省旨造戰艦三百艘其所須工匠人夫及材木

等物分委陪臣金方慶等幹辦但事臣力微
恐不能辦又竊念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
匠人夫三萬五百名計人一日三時糧比及
三朔合支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二碩五斗又
忻都軍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糧一千五百
七十碩洪茶丘軍五百人行糧八十五碩濟
州留守官軍並小邦卒一千四百人七月糧
二千九百四碩及羅州落後粵魯闊端赤軍
糧八千碩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碩悉令小
邦支給又奉省旨令小邦應副鳳州屯田軍

各月不敷糧二千四十七碩牛糧一千一碩七斗然此種田軍其農牛農器種子至乃初年接秋糧已曾支足而姦人妄稱屯田被蟲水損傷冒受省旨又令供給不敢違忤如此飾辭申達歲令供給罔有期限茲實憫焉乞皆蠲免以慰遠人○三月元遣使來命蒙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晋州道內米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茶丘頗然之每一船

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元遣使來索婦
女以妻蠻子於是置結婚都監窮搜閭井女
一百四十人分與蠻子蠻子郎率以還哭聲
滿路○夏四月元遣完顔阿海漕運米二萬
碩來助軍糧去年以民飢告糴于元帝命運
東京米以賑之水路阻遠至是乃來○元遣
汝能子忽賚絹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匹來
貿軍粮郎置官絹都監分給京外人民以市
之每絹一匹直米十二斗○遣諫議大夫郭
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

曰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
之小邦地褊人稀加以喪亂往者征耽羅兵
卒萬師悉赴造船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
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逋祖之民往
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
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
此造船屯田及洪揔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
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
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糧價絹匹報謝無階
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貸絹峙糧

恐不如意○五月丙戌世子尚元帝女忽都
魯揭里迷失公主○元征東兵萬五千人來
○命知樞密院事宋松禮樞密院副使奇蘊
加簽征東軍各領府爭捕東班散職人及白
丁以告或誤捕私奴者○元遣使詔勸課農
桑儲峙軍糧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六月
王不豫大赦○遣大將軍羅裕如元奏已造
戰艦九百艘迴泊金州○癸亥王薨于堤上
宮遺詔曰朕以凉德叨守宗祧十有五年迺
緣負重遘疾彌留未堪持守曰惟大寶不可

暫虛惟予元子今在上朝未獲親命凡爾臣
民聽受嗣王之命無墜前寧之烈○甲子百
官遥尊世子諶為王

史臣曰王之為世子也權臣專權恣行不
義蒙古之兵連年壓境中外騷然王親朝
上國摧伏權臣跋扈之志遂使疽背而死
又謁世皇于梁楚之郊世皇嘉之至以公
主歸于世子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方
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尔可尚也然其時
三別抄内叛侵掠州郡上國將帥徵求無

己是宜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
以致媵嬙蠱其心志閹人專其出納未免
洪子藩之譏惜哉
秋七月元冊世子諶為王○八月日本征討
都元帥忽敦来自元○戊辰王至自元謁殯
殿帝遣使詔王承襲王服黃袍即位受朝賀
仍宴詔使詔使以王駙馬推王南面詔使東
向達魯花赤西嚮坐王行酒詔使拜受飲訖
又拜達魯花赤立飲不拜詔使曰王天子之
駙馬也老子何敢如是吾等還奏汝得無罪

耶荅曰公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以衣冠子弟嘗從王爲秃魯花者分番宿衛號曰忽赤○東征副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以李汾成爲樞密院執奏自崔忠粹免執奏之職廢至是復置○九月壬午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絰率羣臣哭乙酉葬韶陵王釋服

臣等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元宗之薨在六月間一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

高麗元宗.

宴使臣又閱月而始服衰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昔康王以冕服受顧命先儒猶以為失禮漢文始制易月之法未免後世之譏今王正當哀痛擗踊之日而其失如此聖人之喪制於斯大壞豈垂法後嗣之道予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犯禮者亦多其家法所由來漸矣

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遣齊安公淑知樞密院事鄭子璵如元謝釐降襲爵

冬冬十月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
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
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
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
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
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
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
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
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趙抃逐之倭請
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

三郎浦分道而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
軍方慶拔一鳴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
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中奕等殊死戰倭兵
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
此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
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
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
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
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
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墮水死○以李汾

成知御史臺事汾成娶高宗宮妾之女時號
國婚及為臺官人皆非之○大府注簿卓之
琪以府藏皆虛供費頗重不堪其苦祝髮為
僧○辛酉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悰廣平公譓
帶方公澂漢陽侯儇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
院事張鎰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
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王
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
衆例耳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
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

也故責之後宋松禮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效之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元宗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為之○王至西京時西京屬東寧府王出銀紵易葛粟以給從臣○命李汾成還京令妃嬪及諸宮主宰樞夫人皆出迎公主留從臣于龍泉驛獨與開剃者大將軍朴球等行承宣朴恒言於王曰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日無也乃令直史館李源從行○十一月王與公主入京先是俞千遇謂張鎰曰王若以

戎服入城國人驚恠乃使崔文本康允紹等
再請以禮服入不聽百官迓于國清寺門前
允紹宋玢嗾尹秀元卿等執扑馳馬擊逐禮
服者侍從分散王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
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
東征軍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鎰勞
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十二
月遣判閤門事李信孫將軍高天伯如元賀
正又奏曰小邦自古分遣守令勸課農桑又
令按察使督察撫字之事比來連年供給官

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子遣之民供給實難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其虛實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籲百姓課其勤怠以副聖上憂民之意　追尊妣靜順王后為順敬太后　元遣黑的来為達魯花赤　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忽敦以所俘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主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六